

陪跑小狗“戈壁”的故事将被拍成电影

去年,一名外国男子在中国参加体育赛事遇到陪跑小狗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这段“人狗奇缘”已被当事人迪翁·莱昂纳德写入新书《寻找戈壁》,最近在英国出版。

此外,美国21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今年早些时候买下了故事的电影拍摄权。也许要不了多久,人们便可以走进影院,再次体会小狗“戈壁”的神奇故事带来的感动。

荒漠相随

去年6月,在中国新疆参加徒步赛事“戈壁长征”时,来自英国的迪翁·莱昂纳德意外遇到一只“陪跑”小狗。这项赛事要求选手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或跑或走,完成250公里行程。这项赛事以穿越荒滩、沙漠、草地等无人区为特色。

在赛程第二天,41岁的莱昂纳德遇到了一只总跟着他跑的小狗。这只黄色小土狗在最高气温达52摄氏度的严苛条件下,累计陪着莱昂纳德跑了100多公里,

晚上挤在他的帐篷里过夜。最后一天,被他取名“戈壁”的小狗由随行车辆运往终点,取得第二名的莱昂纳德抱着“戈壁”在终点线留下合影。莱昂纳德说,他和“戈壁”建立了“坚不可摧”的联系,因而决定将这只小狗带回他生活的地方。

曲折重聚

收养“戈壁”的过程非常曲折。莱昂纳德供职于苏格兰一家威士忌酒厂,他先飞回自己生活的城市爱丁堡,查阅有关从中国收养宠物的相关程序、手续。但临时被寄养在乌鲁木齐一个熟人那里的“戈壁”却意外失踪。莱昂纳德听闻消息立即赶往乌市。

当时,莱昂纳德已经收到了不少资助他把“戈壁”带回英国的善款。如果“戈壁”丢了,“那么我就成诈骗犯了。”莱昂纳德说。

为了寻找“戈壁”,他想尽各种办法,和志愿者们到处张贴寻狗启事,并悬赏一万元人民币。许多乌鲁木齐市民也积极帮助他寻

找走失的“戈壁”。17天后的8月24日,他终于再次见到“戈壁”,它臀部受伤,头部也多了一道刀疤。

之后,他和“戈壁”在北京停留了数月,完成检疫等各项手续,终于于今年1月带着“戈壁”乘飞机一起回到他万里之外的家。

“相似经历”

现在,“戈壁”和莱昂纳德、他的妻子以及他们此前收养的流浪猫住在一起。《寻找戈壁》一书于本月早些时候在苏格兰由托马斯·纳尔逊公司出版。这本书不仅有给成年人读的版本,还将出版供青少年阅读的版本及供儿童阅读的绘本。

莱昂纳德本月开始为新书到各地参加宣传活动。当被问及“戈壁”为何选择了他时,他回答道:“这是一个价值一百万元的难题。我也常常问自己,常常思考答案。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身上的味道,参加这类赛事我们一周都无法洗澡。或许是往世的缘分……我很高兴她选择了我。她带给世界上



小狗“戈壁”陪莱昂纳德跑步 资料图片

的人们许多欢乐。”

莱昂纳德还说,他年少时与“戈壁”有相似经历。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他,9岁时继父去世,直到那时他的母亲才告诉他死去的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令他很受打击。后来,他14岁离家出走,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我能帮助‘戈壁’,

把她带出艰苦的生存环境,这是我非常愿意做的。因为我年少时非常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当时没人帮我。”

莱昂纳德还说,他将把书的版权及电影版权收入中的一部分捐赠给中国的流浪动物保护组织。 据新华社

现代快报融媒体4.0启动

5★5 STAR.CN
五星电器

活动时间:6.30-7.2
五星电器6.30抢空调
年中大促 热力升级

最苦是飘零:一个叙利亚难民的遭遇

“愚蠢的战争!”居住在比利时小城列日的叙利亚难民马哈茂德·喀什莱赫和新华社记者谈起被迫离开祖国的原因时,显得愤懑又无奈。“我不支持战争中任何一方,各方都在犯错。我父亲去年10月因病去世,因为战争,没有医生,他才去世的。”

据新华社

迫不得已的逃离

今年27岁的喀什莱赫戴眼镜,略微谢顶,能说一口较流利的英语。

他来自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去世前是一名执业近40年的律师;母亲是一名教龄30多年的小学教师;两个已婚的姐姐都是当地小学的英语教师;哥哥则在阿曼从事金融工作。

2015年夏,逾百万中东地区难民经土耳其进入希腊,进而抵达其他欧洲国家,欧洲出现了二战后空前的难民潮。喀什莱赫就是这时离开家乡来到比利时的。

回忆战前的生活,喀什莱赫说:“那时生活很美好,经常和朋友们去喝咖啡、开车兜风。”但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阿勒颇大学学生喀什莱赫的美好生活不复存在。

家里3套住宅和一座楼房在战火中被毁,他和父母先是搬到姐姐家暂住,继而借住在已侨居海外的叔叔家里。

为躲避征兵,2011年本该毕业的喀什莱赫向校方申请延期毕业,并在校内开设项目管理的培训课程。2013年,战事越发激烈,

而阿勒颇大学最多允许学生延期4年,已延期两年的喀什莱赫只好此时毕业,因为“如果再延期的话,就很难毕业了”。

毕业后,喀什莱赫除了继续在校内开培训课,还在一家教育机构兼职。他回忆道,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在阿勒颇经常交战,民众胆战心惊。当地很多男青年害怕被征去当兵,纷纷外逃。

“在叙利亚,我没有任何希望了。”2014年5月,喀什莱赫告别家人,只身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土耳其是当时唯一接受叙利亚人免签入境的国家。”

喀什莱赫在伊斯坦布尔奋力地投简历、找工作,却四处碰壁,终于在一家酒店谋得一份准备早餐的差事,却因另一名叙利亚服务员偷酒店接待处的现金遭池鱼之殃,仅工作两个月就被解雇。此后,他辗转土耳其多地求职,始终未果。心灰意冷之际,他打算回国,“哪怕要被征去当兵,哪怕这意味着我要死了”。

喀什莱赫把想法告诉还在阿勒颇的母亲,母亲要求他立即打消这个念头。阿勒颇局势每况愈下,母亲告诉喀什莱赫家里可为他凑钱,送他去欧洲。

惊心动魄的偷渡

2014年8月初,喀什莱赫来到土耳其西南部城市伊兹米爾。付给蛇头1200美元(约合8160元人民币)后,喀什莱赫随同60余人乘船出海,但途中被土耳其海警截获,整船人都被抓回土耳其。他们不得不离开伊兹米爾,前往土耳其西南沿海城市博德鲁姆,准备再次偷渡。

第一次出海,天气不好,船还没开出百米,就被大浪打翻。幸好他会游泳,死里逃生。数日后,天气转好,他们拂晓时再次出海,经过两个半小时风平浪静的航程,顺利抵达希腊科斯岛。随后,喀什莱赫辗转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德国等国,终于在2015年8月底来到比利时。

谈到整个行程中最难忘的经历,喀什莱赫说,从塞尔维亚准备偷偷越境进入匈牙利时,他们一行15人被匈牙利边防警察发现,逃跑中,他的一个“发小”被匈牙利警察击中丧生。“每当我回忆起这个场景,我就会哭。”

依据《都柏林协定》,难民只能在地中海沿岸的第一个成员国申请庇护,而这个成员国必须承担难民接待、资格审核等一系列责任。喀什莱赫说:“我们不想在匈牙利登记留指纹,在匈牙利登记的难民就得留在匈牙利。”他打算在比利时申请难民庇护,因为比利时和叙利亚文化相近,民众乐于助人,不在乎难民来自哪个国家。

喀什莱赫抵达首都布鲁塞尔

后,当地警察为他登记好个人信息,给他买了火车票,让他前往列日东南30多公里处一个小村庄的难民中心。喀什莱赫在那里生活了11个月。

难以返回的故乡

谈起难民中心的生活,喀什莱赫充满感激。据他介绍,难民中心可容纳约220人,免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有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等体育设施。此外,每个难民每周还能领到零花钱7.4欧元(约合56.2元人民币)。

喀什莱赫说:“难民中心为我们提供所有东西,还有洗衣服务,价格很便宜。那里还有咖啡厅,价格也非常便宜。如果想见律师,他们可以为我们预约。每个月还为我们提供一次假期外出的往返车票。”

2016年1月和3月,喀什莱赫与比利时相关部门面谈两次后,终于取得难民身份和工作许可,有效期5年。他说,比利时政府为取得难民身份、但尚未找到工作的难民提供每月860欧元(约合6364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但他们必须搬出难民中心,为后到的难民腾出空间。

在难民中心帮助下,喀什莱赫2016年7月底在列日租到一套约40平方米、简单装修的房子,月租金365欧元(约合2701元人民币)。

在他的住所,记者注意到房间墙上有一面大镜子,上面贴着不少写有“我聪明、我强大”等短句的便笺,喀什莱赫似乎以这种

方式进行自我激励。

目前,喀什莱赫还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他所有的开支依靠比利时政府给的生活补助,“扣除房租,够我的日常花销了。”

为尽快融入当地社会、找到工作,喀什莱赫从去年10月开始在比利时红十字会做志愿者;今年2月,他还报了法语班。由于其难民身份,喀什莱赫只需支付每学期150欧元学费中的46欧元(约合340.4元人民币),其余部分由当地社会保障救济中心为他支付。

学习之余,喀什莱赫经常在列日市里散步。“列日很美,这里的居民也很友善。”喀什莱赫对新环境很满意,但独自一人生活让他难免有思乡之苦。他说,老家阿勒颇的战事停下来了,但网络信号仍然不佳,与家人主要通过社交软件联系。

记者问:“战争结束后打算回国吗?”

“战争可能10年后才会结束。”他说,“现在十来岁的孩子都会用枪,但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10年后,他们开枪可能更专业,甚至以杀人为乐。将来我有可能回去看看,但不会留在叙利亚,太危险了。”

“那你打算把家人接到比利时吗?”

“我已申请把母亲接到比利时团聚,但这种情况很难获批(签证),只能等结果。”他两手一摊、耸了耸肩。喀什莱赫说:“我希望将来能在这里创办一家机构,教叙利亚难民说话。”